

於無聲處



四幕话剧

于无声处

(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演出本)

宗福先编剧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八年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李传荣

于无声处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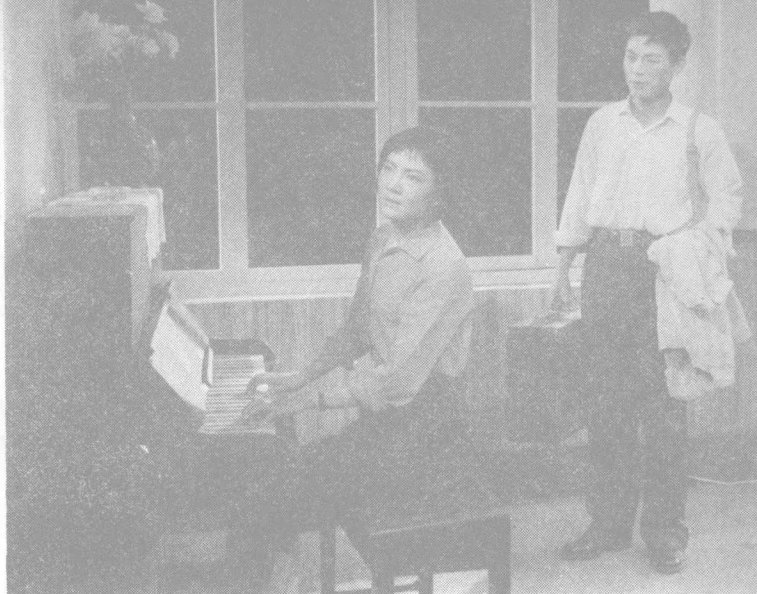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字数 55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3 插页 2

197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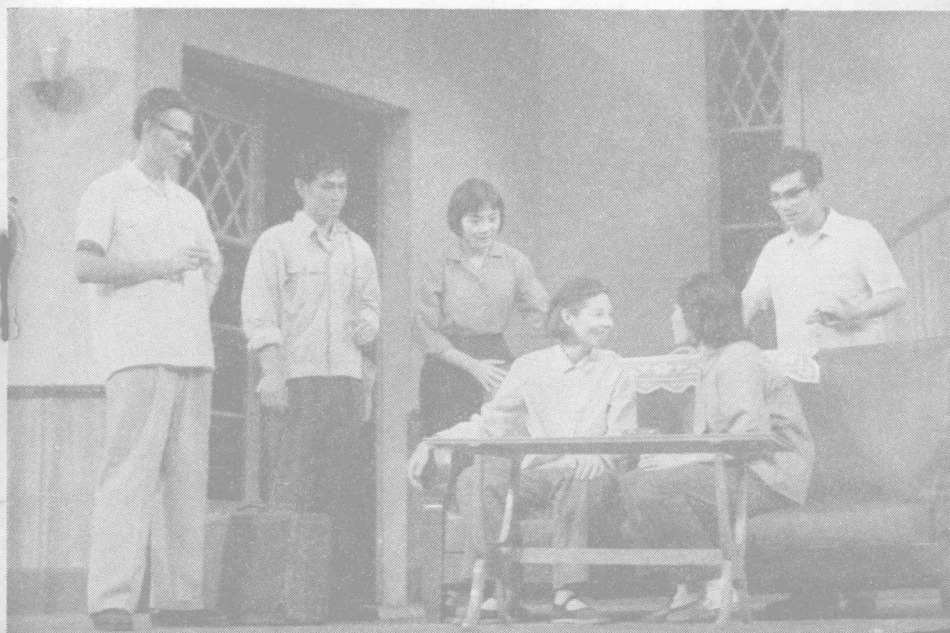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 10019·2721

定价 0.25 元



第 一 幕

第 一 幕





第 二 幕

第 三 幕



欧阳平——张孝忠饰

何 芸——朱玉雯饰

梅 林——施建华饰

何 为——冯广泉饰

刘秀英——龚玉兰饰

何是非——赵树德饰



第 三 幕

第 四 幕





第 四 幕

第 四 幕



上海市工人文化宫

业余话剧队创作演出剧照

导演 苏 乐 慈

摄影 上海市工人文化宫

高保鑫 胡秀珍

写在《于无声处》发表的时候

一九七六年那个令人难忘的清明节的第二天，我偶然地遇见了一个刚从北京来、路过上海的陌生的朋友。从他嘴里我才知道这些天在天安门广场上，首都人民为周总理举行了世界上最庄严、最圣洁的祭奠。他为我展示出一幅悲壮、雄伟的画面：花圈成山人似海，黑纱遍地泪如雨。这个消息对于我是陌生的，可这种情感、这种气氛，对于我却熟悉的！听着听着，我热泪盈眶……

我们站在北站旅馆的大厅里。他全然不顾周围川流不息的人群，直呼其名地诅咒那几个“狗男女”，咬牙切齿地痛骂当时的《文汇报》。他说：“这次有人说我是‘跳出来了’，是的，有人反周总理我就非‘跳’不可！我是准备豁出命来干了。这是我拿自己都没办法的事。而且，看来这次是要流点血了……”当时，他和我都还不知道，由于“四人帮”的残酷镇压，这样的流血事件，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发生了……

他知道我想学习创作，临分手时说：“现在不是写东西的时候，可是你要加倍地注意观察。越是在这种时候，各种

人的真实面目也就暴露得越充分，你把他们全都记下来，将来总有一天会用得着的！”

就在他离开上海以后的第二天晚上，“四人帮”把他以及千千万万在天安门广场上挥泪悼念总理，洒血讨伐奸雄的群众统统定为“反革命”、“暴徒”。

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。

在“四人帮”制造的白色恐怖下，在上海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，在一片沉默之中，我怀念着远方那个连地址也没留下的朋友，反复回忆着他那几句朴实简单的话，我不得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名言：“沉默呵，沉默呵！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”

终于，中国的大地上响起了十月的惊雷！

那几天，走在欢腾的游行队伍里，站在欣喜若狂的人海之中，我深切地体会到：人民不会永远沉默！人民是总归要胜利的！这就是我写《于无声处》的最初的所谓创作冲动。

我还想试着写一写我周围的、我所接触过的、我所听到过的那些人，朋友、亲戚、同学、同志，他们在“四人帮”横行时期的意志、愿望、思想、感情。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每个人的心里，在每一个家庭里都掀起了怎样的风暴啊！确实，它洗净了革命者的灵魂，也冲去了各类小丑脸上的油彩。生活中有那种经受了非人的折磨、被“四人帮”开除了党籍以后，仍然对党抱有坚定信念的老干部；也有为了保官、保命不惜叛卖自己亲人的败类；有一些人被迫可怕地折磨自己，用玩世不恭的态度表示

自己对现实的愤懑；也有一些软弱的人从斗争中锻炼得勇敢坚强……不论是几十年的患难夫妻，还是青梅竹马的对恋人，人们的信仰，人们的道德，人们的思想，人们的感情，一切的一切，全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。有的人在考验中堕落，更多的人在考验中觉醒和成长。

我是多么想用自己幼稚、笨拙的笔把这一切统统写出来啊！

粉碎了“四人帮”的文化专制主义以后，我这个青年工人有机会读到许许多多老前辈们优秀的文学作品，从中汲取营养。特别是学习了曹禺同志的剧作之后，我一直向往着能不能象小学生写描红簿一样，试着学学他的创作手法：利用人物、时间、地点的凝练和集中来细致、深入地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冲突，通过家庭矛盾这个侧面来反映丰富、深刻的社会矛盾。

于是，我写出了这篇习作《于无声处》。

从初稿出来一直到排练、演出、再修改，得到了各方面领导、老师和同志们的关怀、扶持、鼓励、帮助。应当说，这个戏是集体力量的结晶。我想，只有在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下，象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工人业余作者，才能得到如此众多而巨大的“外援”。这一切，我将永远铭记在心。

剧本现在还有许多毛病。主要是有的人物形象还不够鲜明，准确，甚至还有较大的矛盾，特别是欧阳平这一形象还不够丰满，还没有真正写出天安门广场上的英雄们的那种思想、感情、气质；概念化的、带有帮腔帮味的东西还时

有出现；结构上没有做到有张有弛，该松的地方松不下来，该紧的地方又紧不上去，平了；有些地方人物上下场太多太碎、且不合理；第四幕戏散了、乱了……这些都还有待于在各方面老师、同志们的帮助下，在实践中认真修改。发表这个很不成熟的演出本的目的，也就是为了更广泛地征求意见，努力把这把投向“四人帮”的匕首磨得更快更亮！这是我的心愿。

最后，我要特别感谢那些严肃地给我“敲木鱼”、“泼冷水”，要我力戒骄傲的同志们。确实，在我初学步的时候，不仅需要老师们在艺术上的搀扶，更需要政治思想上的关怀、爱护。今后的路还长，我一定不辜负党和同志们的期望，踏踏实实地往前走，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：我们总要努力，我们总要拚命向前！

作 者

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四日

目 次

写在《于无声处》发表的时候.....	(1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于无声处

第一幕	(1)
第二幕	(22)
第三幕	(39)
第四幕	(54)

附录

人民的愿望 人民的力量

——评话剧《于无声处》.....《人民日报》特约评论员(67)

一声惊雷

——赞话剧《于无声处》.....曹 禺(85)

人 物

刘秀英——女，五十二岁，何是非之妻，退休的小学教师。

何是非——男，六十岁，外贸局某进出口公司革委会主任。

何 为——男，三十四岁，何是非的儿子，某医院外科医生。

何 芸——女，三十岁，何是非的女儿，市公安局干部。

欧阳平——男，三十一岁，北京郊区某小吃店服务员，何芸的朋友。

梅 林——女，五十八岁，“遣散”回乡的老干部，欧阳平的母亲。

时间和地点

第一幕 一九七六年夏初的一个上午十时。——何是非家的客厅里。

第二幕 当天下午四时。——景同第一幕。

第三幕 当天下午五时。——景同第一幕。

第四幕 紧接前幕。——景同第一幕。

第 一 幕

〔一九七六年初夏那些几乎令人窒息的日子里，一个闷热的上午。

〔何是非家的客厅里。

〔这是一个独幢的花园楼房。房间里布置得略显豪华而又不俗气。有长沙发、大书柜、钢琴、落地风扇及其他布置得体的家具。舞台左侧有楼梯通往楼上。楼梯前是一条走廊，通往何芸的房间。舞台右侧有一扇门，通向何为的卧室。前方也有一扇门，通往厨房。舞台正中是大玻璃门，通向外面花园。

〔正是江南“梅雨”季节。连日的阴雨，今天好不容易才住了一会儿。但重重叠叠的浓云依然把天空堵了个严严实实。屋里蒸热难熬。

〔幕启，钟声打十点。

〔刘秀英打开玻璃门和玻璃窗，外面传来了知了的令人心烦意乱的叫声。刘秀英是个小学教师，一辈子都在用简单、朴素的语言教导孩子们要学好，要做个正直的人。她自己，也就是这样一个好人，

忠厚、老实、心地善良，从来不会说谎。她性格软弱、温顺，特别对何是非，从来都是百依百顺。她爱何是非，崇敬何是非。但是，近年来她却时常会一个人发呆，有时说些谁也听不懂的疯话，并且动不动就哭。问她，她什么也不说。谁也猜不出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，大家都认为她有点精神失常了。终于她因病提前退休了。她本来就是那个不爱说话的人，现在变得更是沉默寡言了，默默地在这几十平方米的小天地里转着，为丈夫和子女操持家务。

〔现在，她听完了沉重的钟声，又呆住了。〕

〔楼梯响了。下楼的是何是非。他比刘秀英大八岁，但看上去比她年轻多了。乌黑的头发，红润的脸膛，精神饱满，一望而知保养得极好。他身材适中，微微有些发福。举止稳重矜持，说话细声慢气又很自信，显然是个知道自己身份的人。解放前他是外国洋行里的一个小职员，生了肺病被一脚踢出。多亏他的邻居，一个地下党负责人的接济，他才治好了病。从此他开始靠拢党，一九四九年初入了党。解放后，一直在外贸系统工作。〕

〔此刻，他拿着一瓶贵州茅台和一瓶金奖白兰地下楼了。〕

何是非 秀英！……又发呆了。唉，家里现在是多顺心的日子哟，就是你……秀英，这两年你心里到底有点什

么不痛快，告诉我嘛！这辈子，多苦多难的日子，咱们俩都一块儿过来了，今天，你还有什么心事不能跟我说呢？

〔刘秀英惶恐不安。〕

何是非 （长叹一声）孩子们呢？

〔刘秀英摇摇头。〕

何是非 （向走廊）小芸！小芸！

〔无人应声。〕

何是非 又跑出去了？她的事她自己倒袖子一甩，什么都不管，——大为！大为！

〔何为从自己屋里出来。他是个外科医生，曾被认为是个有希望的青年，但现在他却变得懒懒散散，几乎对什么事都认真不起来了。此刻，他一手捧着书本，一手拿着把大蒲扇，穿着拖鞋踢踢沓沓地晃了出来。〕

何 为 爸爸。

何是非 （讽刺地）大少爷，你也动弹动弹，别净看着你妈一个人忙。

刘秀英 他有病，让他歇着吧，我来。

何是非 你就别向着他了。——有病？什么病？思想上的病！对革命事业消极怠工！外头火热的阶级斗争不去参加，成天晃晃悠悠，什么正经事也不干！

何 为 （晃着手里的书）我正在研究我们伟大的文艺旗手推荐的世界名著：《飘》，这可是最正经、最最正经、

最最最正经的大事！

何是非 （怒）你——

〔何为懒懒地打了个哈欠。

何是非 （对刘秀英）你去准备饭菜吧，都十点多了，再磨蹭客人就来了！哎，秀英，白桌布你搁哪儿了？

刘秀英 在大衣柜左边下头。

何是非 （上了楼梯又回过身来）你好好看看你自己，还有点革命青年的样子吗？！（上楼）

〔何为往长沙发上一躺，捧起了书看着。

刘秀英 （走近何为）大为，别躺这儿，回头你爸爸又该发脾气了。

何 为 发脾气也活该，谁叫他生了我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呢？

刘秀英 大为，你妹妹今天来的这个朋友，人好不好？

何 为 妈，您这话问了我足有二十遍了！我告诉您了，根据报纸上官方介绍，他是天底下头等大好人，浑身上下毫无缺点，连肚脐眼都没有。

刘秀英 不知道他老实不老实。

何 为 老实！老实极了！是上海文攻武卫的这个（伸大拇指），专管抓人杀人！

刘秀英 啊？！

何 为 不过，妈，您可千万别怕他，因为据说谁怕他谁就不是好人，好人都不怕他。爸爸瞧着他就挺顺眼嘛。哎，对了，这事您问爸爸去，这个女婿是他找